東詩零言卷之之十目錄

尹紀 鄭介清 柳成龍 李時稷
奇遵 李海山 柳根 宋國澤
盧潛 鄭澈 具鳳瑞 楊士彥
李箕賓 柳永慶 朴守緒 洪徵
李大源 趙振 孫胤宗 金世濂
安遜 壬辰之亂 鄭復始 金潤相
金樂春 西山大師 尹渟 許筠
崔滉 李享成 尹繼善 河受一
金應南 李應麒 申欽 李爾瞻
沈喜壽 李安訥 鄭經世 柳氏

蔡裕後　南老星　丁若鏞
張維　金錫胄　序次未詳
金氏　金昌協　吁咄
鄭氏　英宗　梁喜
鄭斗卿　宋明欽　宋要寅
金得臣　任璋　柳順善
許穆　李周鎮　一常女
李端夏　鄭昌朝　李塈
釋妙靜　僧聖訥
南龍翼　成大中

見於第九卷末 刪

東詩零言卷之十

高麗

鄭知常石頭松老一片月天末雲低千點山李仁老破閑集以鄭知常詩載之崔滋補閑集以榮當補闕詩錄之上磨星斗屋三角半出虛空樓一閣補閑錄以使臣崔姓名亡者載之李齊賢櫟翁稗說以鄭知常詩錄之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徐居正東人詩話以唐時高麗使詩載之曺伸搜聞瑣錄水鳥浮還沒以士人沈善詩錄之山雲斷復連以叅判洪逸童詩錄之春夢亂於蓁二世羈愁強似魯三家權應仁松溪漫錄以魚無迹詩載之中欽晴窓軟談以文官朴蘭詩錄之

使觀者莫知適從展轉失真若非博洽之士安得辨真僞而定主客耶 楓巖輯話

崔瓲擢第壯元爲平章事其子文肅公惟清留守南都日有二子在輦下公以詩訓之曰家傳清白無餘物只有經書萬卷存恣汝分將勤讀閱立身行道使君尊因自註曰君尊則國理國理則家安家安則身安身安則餘無所求 東州人太師後邕之後諡譽肅公 補閑集

金之岱題義城館樓詩曰聞韶公館後園深中有危樓百餘尺香風十里捲珠簾明月一聲飛玉笛烟輕柳影細相連雨霽山光濃欲滴龍荒折臂甲枝郎仍按憑欄尤可惜當時膾炙

人口後十年樓火於兵板隨以亡後又數十年有一按廉到縣索金詩甚急邑人無如之何時縣守吳某有一女 與約婚於張宰相之子而吳携女之任吳女發狂亂語忽咏出金詩邑人大喜歸呈按廉詩至今懸在壁間 東人詩話

魏元凱長興府城內客館之北有壯元峯世傳高麗時魏氏元凱文凱兄弟連擢魁科故家後之峰以壯元稱之其故里殘礎宛然而子孫至今嗣居焉元凱初為僧其母曰汝若非投緇立揚不難矣元凱曰天必以科為榮則當為母赴擧遂上寺盡聚僧家之軸而焚之因出洞門有詩云流水喧如怒高山默似嗔兩君今日意嫌我向紅塵其後數年擢魁科官至

文科尚書左僕射文甫
出陝川人
請名存淳善属文應
顔走筆名動一時

翰林其爺文凱亦擢魁科元凱有詩云黃金榜首吾曾占冊桂魁科子亦收千萬古來稀有事一家生得二龍頭及毋卒元凱復為出家名冲正有圓鑑集在本州 松窩雜說

李奎報 見原 近見壺谷所編箕雅目錄稱李奎報文章為東國之冠余意則殊不然如滿院松篁儲富貴一江烟月寺風流似根迸地龍腰曲蕉葉當窓鳳尾長湖平巧印當心月浦闊貪呑入口湖此等句皆人所膾炙以為奇警者而自今觀之殆同村學童所習百聯抄句語耳亦何足尚哉 農巖雜識

李淳牧直玉堂時與翰林諸君會芸閣及酒酣諸君請走筆得鱗字即書于素屛風云鳳池波影動碧鱗松麓千年茀襲春

玉輦不巡三十載滿花烟月屬何人一座未悟其意及酒醒李亦不知所道之意後六年遷都花山此詩乃驗豈神物假手使然補閑集

李穀見原年十三屬於諫院外郎時國家無事拾 之官每以會飲為事名之曰曲會嘗於夜會一員先唱 長夜不長詩酒夜諸僚皆不能對稼亭謂曰不難也即應曰遠山非遠畫圖山座客不覺驚嘆自此知名松窩稗說

鄭夢周見原非徒理學節誼其文章豪放若風流太守二千石邂逅故人三百盃客子未歸逢燕子杏花纔落又桃花等句翩翩豪舉類其人焉蛟山詩話

李穡見原大為我太祖所重太祖嘗請其字及居室號又請名其二郎牧隱以為三郎之名芳毅故名一郎曰芳果〻毅相須者也吟成一篇曰着鞭樞府愧揚〻同日磨肩入省堂月滿海山何皎〻歲寒松柏愈蒼〻友恭可見親情洽果毅何愁敵勢強願與一時諸大將共師終始郭汾陽松窩稗說

⊙麗朝節義之臣圃隱捐軀於未亡之前牧隱獜齋李種學陶隱李崇仁草屋子金震陽皆畢命於改社之後掌令徐甄國破身退冶隱吉公抗疏不仕七人而已其餘位享茵席名揚臺閣者皆寥〻無聞信手臨危立節自古難也訥齋朴祥詠牧隱詩曰孤竹薇〻輕聖武江都確真詩史也仝上

禪坦麗末詩僧也曉過松京東城門外聞鷄聲有詩其末聯曰千村萬落同昏夢斷尾雄鷄不失時斷尾鷄坦自比嘆其國家之將亡而衆人不能知也 松窩襍說

我朝

成石璘與諸宰春遊首占一句曰眠牛壠上草初綠久未屬對朴生致安卽唱曰啼鳥枝頭花正紅滿座閣筆獨谷深嘆賞而朴生竟未沾一命坎坷以死人皆為獨谷惜之 紫海筆談

○獨谷愛淮陽妓月纖〻嘗判開城一日忽起訪纖之興稱病直抵淮陽郡〻守某獨谷同年友也行到金化縣報先聲大守方與纖〻私焉聞獨谷來携纖〻往長楊屬縣避之獨谷至則既不見邑宰又不見情人空館寂寥情不自抑題一絕云龍鍾嗜酒判開城獨對孤燈白髮明早識主人嫌宿客莫教郵吏報先聲比曉促駕而還郵吏語曰令公何倏來忽往獨谷

文字以是門字

曰我愛孅々乘興而來不見孅々興盡而返鄭吏曰自古未聞虎前求肉者也獨谷大笑楓巖輯話

趙云佐爲大司諫被臺官所劾臺官以公纖劾問石磵不答但書一絕曰一盃酒一盃酒大諫醉倒春風前不顧富不顧貴但願無事終天年臺官曰此老崛强如此非公門可制太平閑話

權踶甲午春與趙判書克寬權參判克和金參判墩俱失志禮闈抵水原蓮亭文景曰吾晚將落魄至此他日得意細雨濛々雨雪霏々明月入簾荷香滿座與二三子相與償咏亦足償今日之行矣諸公抵掌曰雨既濛々雪不當霏月不當明荷香又豈雪中得乎何言之不倫也文景無以應是年秋榜

文景居大魁諸公相繼擢第壬子文景為京圻監司會餞趙執盞言曰水州雪中荷香今可償矣文景笑曰欲與諸公共之耳不月趙出宰水府文景巡臨趙行禮訖就座適荷花盛開相目而笑文景有詩曰細雨霏〻月正明荷香荏冉滿庭清當時此說神應秘二十年前事已成 華苑雜記 諡文景公

鄭以吾為翰林遊湖南愛羅州妓薔薇及還京思想不已寄羅妓詩一絶曰二月湖南天氣新使君誰與賞青春翰林醉客渾無事細雨薔薇要遠人 楓巖輯話

洪允成酒量甚雄時黃烈成公守身金靖宣公何酒量與盛平相敵雖終日痛飲了無醉色光廟嘗號仁山曰鯨飲堂刻圖

署賜之隣有一儒生亦好飲嘗投刺内謁曰鯨飲主人鯨飲客主人鯨飲客何辭一時傳笑 筆苑雜記 謚威平 世宗庚午第領相仁山府院君

妓紫洞仙才貌冠絶宗室永川君定酷嬖之君嘗寵青郊月既而移愛紫洞仙適往松都ミ有青郊驛紫霞洞徐達城居正以詩贈行曰青郊楊柳傷心碧紫洞烟霞滿意濃君大喜嘗於衆中誦此詩以自誇張翰林寧奉使本國每宴必目洞仙曰真傾城姿也後金天使湜遊於濟川亭紅妓滿前問曰張翰林嘗稱貴國紫洞仙誰也禮官誣指他妓金曰非也果此人張公必不稱也禮官不敢隱遂以馹騎索洞仙於永川第金笑曰此真其人也 青波劇談

孫比長奉使湖南愛妓紫雲兒永叔比長字适儒紫雲名妓雖怡官威侍旁而常不慊於心一日儒生持詩文來取品題妓問曰何以辨別優劣永叔曰最妙者為上等其次為二等其次為三等又其下為次等最劣者為吏之吏未幾永叔竣事還京趙釋圭瑾為全州府尹亦愛紫雲兒問曰汝閱人多矣如我者居何等妓曰令公纔入三下矣趙問何從得此話妓曰孫永叔教我矣趙復問永叔是何等人妓曰眞吏之吏也推郡守鄭文昌優入二等盧希亮公弼作詩戲之曰湖南奉使孰荒唐吏部郎中孫比長三載風流入膾炙不如時有鄭文昌蓋用唐詩擬倣也丙申重試永叔之策居魁洪兼善貴達

被誅二字太迫為作者改以殉節恐好

為試官伻書賀之曰君今射策一之一灘復疇昔吏之吏聞者大笑 慵齋叢話

魚無迹食葉蠶聲綠樹陰中灑秋雨彈綿弓響空雲堆裏動春雷世傳魚無迹之詩今雖未能詳知而其有聲之語盡也 楓巖輯話

成侃任之第俔之兄也夢見李提學塏為龍自家攀龍飛渡江崖草木人物皆非世所睹其後塏被誅真逸亦病病中作詩書之云西風拂嘉樹零露蔟華滋我亦一天物玉汝未有期翌日而逝 慵齋叢話 號真逸字和仲

崔淑精在集賢時韓明澮為西帥而去一時文士俱會離亭約

以韓事為用終以韓字為韻衆莫能成句公後至坐定語之故使賊之公即朗吟曰君王喜得無雙信西賊驚聞有一韓蒲座服其精敏 松窩雜說

金宏弼 見原 受業於佔畢齋居玄風篤行無比手不釋卷人定然後就寢鷄鳴則起人問國家事必曰小學童子何知大義嘗作詩曰業文猶未識天機小學書中悟昨非佔畢批云此乃作聖之根基 師友名行錄

洪裕孫 見原 十歲謁徐四佳時梅月堂在座四佳呼韻使作近體詩其一聯曰青山綠水吾家事明月清風孰主張梅月堂泫然流涕曰雖余不得如此也盖悲洪以童子猶知平生落拓

猶知二字下恐有漏落

也遂擅名於當世梅松小說

金安老搆亭於東湖窓下有松戴雪得句窓壓松頭雪久未覓對適湖陰鄭士龍至金曰先覓此對後可坐鄭卽應曰軒臨鴈背風金曰得楓巖輯話

沈彥光晩與金安老有隙出爲北伯有詩曰洪河欲濟無舟子寒木將枯有寄生盖悔心之萠乎鮫山詩話○初金安老用事時陳宇嘗言其罪惡安老聞而嗛之遠宇拷掠公爲理官涕泣力救以此忤安老出爲北伯及安老竄逐又以當用己卯廢錮之意傾心納款於公公信其調停之說力主引入之議安老入後只救金公絿朴公薰杜閒士類益甚於前遂擅國柄

大張威福安老敗後臺諫据摭前事劾公奪官放歸田里而當初引入非其輩也嘗以詩哭陰崖曰英妙高懷擬老成更張一世、曾鶩却將詩禮修初服豈意經綸誤半生仕已在天無喜慍慘舒隨地有枯榮窮途易節尋常事十載林泉尚令名其眷、於己卯士類可見也 李之濂所撰行狀 ○公自遣曰吾退處江湖絶意人事嘗築室于鏡湖之濱以漁釣賞詠自娛然發於憤悱咏嘆之間無非愛君憂國反己自訟之語其聞杜鵑詩曰三月無君弔此身杜鵑聲裏更悲辛山中不廢君臣義準擬西川再拜人又日出詩曰光明不被寸雲遮海底紅輪湧碧波顧柱餘輝長洞照此身肝胆本無邪又示朴遂

良詩曰十年肝膽向楓宸壯志常期斬佞臣經濟無才還誤
國漁樵有地可栖身不堪捽舌談時事只合韜光混俗人到
老心懷誰會得明明曉日上高是此亦可見本心也漁村集

字士亨號漁村三涉人

尹豐亨正德己卯以進士讀書於驪興神勒寺驪興有登科慶
宴者借妓於原州五六妓過去歷探房廬至公所寓指亦相
語曰似是儒生也老僧在傍謂曰勿雜言今此進士為江原
監司之日不遠矣妓輩笑曰欲為監司者多且多矣公曰方
伯雖未可必郡事則不難妓乃反唇闔門而去公其冬登第
丙申為本道監司到原州先訪其時妓輩則皆登鬼籍獨老

妓在焉公題詩云十八年前麓寺中群娥爭笑布衣窮如今

按節帰来晩甫作偏姑我作翁松窩稗說○爲關東方伯也臨瀛

進士高維遠公之司馬同年也兄弟三人有兩親設壽筵請

公爲上客此日所會同年四兩先生守令亦二人也公詩云

笙歌郍迓聲歡情一樂人間未有榮三弟兄存雙鶴髮四同

年會兩先生砌邊月上横金影窓外風深戛玉鳴取用無禁

還不竭知君心事更閑情上仝○題琢富驛詩云夫人洞口生

男稱老嫗川邊有婢魚四則酒泉裏米粍驛名琢富不曾虛

上仝 官至副提學

李荇登書堂後嶺次鄭湖陰士龍詩曰青山今夜月白首昔年

人節序有來往風光無故新多違應物理一笑亦天眞童僕能扶醉杯行莫問巡時湖陰將有遠行故有多違應物理之句許三松伯琦編冲庵集亦錄此詩蓋二公之詩機軸不同而三松認爲冲庵所作可謂不知詩者也情裡佳人夢裡逢相看憔悴舊顏容覺來身在高樓上風打空江月隱峰此詩柳夢寅於于野談以爲鄭子堂被謫宿于江上夢見至尊感而作此詩云清江詩話以此詩爲成孝元所作未知孰是楓巖輯話

金學見原六歲判書公命賦牧丹即口呼曰洛陽多甲第姚魏鬪芳菲色借楊妃艶香分韓壽衣翠凝烟尙煖紅濕露初晞奚

倚春長在明朝事已非判書公大加驚異至末句不悅曰清而神秀而衰必不得行其志享其壽而昌大吾門死而留名者必此兒也○誦濟州夢一老人來曰與子相見久矣不知文章如何願賞一篇先生答以無有老人曰可與聯句即呼曰積雨初晴後先生不得已應之曰新涼樹梢生老人曰夜添幽户静先生曰月近小牕明老人曰詩自枕邊得先生曰琴從膝上鳴老人曰此間清意味先生曰難與俗人評老人吟咏至膝上鳴之句驚曰詩格依舊因忽不見並年譜

朴誾見原南袞嘗言金馹孫之文朴誾之詩不可易得此語誠然朴之詩雖非正聲巖縝勁悍如春陰欲雨鳥相語老樹無聲

風自衰地如撲〻將飛翼樓似搖〻不繫蓬之句學唐纖麗者安敢劘其壘乎(楓巖輯話)

楊士奇妾能屬詞士奇以豐川府使往安岳未還其妾寄詩曰悵望長途不掩扉夜深風露濕羅衣楊山館裡花千樹日日看花歸未歸(芝峯類說)

沈思順貞之子以承旨罷官適有謗書貼鍾樓議者指思順所為下獄命搜家文書以憑筆跡其冊面有登南山放糞詩曰一聲雷雨撤天地香滿長安百萬家中廟見而惡之刑訊而死(萍湖雜記)

鄭士龍(見原)湖陰之詩如塞雨霏〻塞日沉胡笳均惱去留心乎

生制淚吾差熟今日離筵自不禁天使至於隣泣云若秋生禁樹鮮如錦露入宮蘆泣欲霜又一樞秋聲門柳嘯蒲蘆凉思井梧吟等令人當避一頭地矣 撫松小說

○嘉靖丁酉為關東證考使自嶺東北官到臨瀛宿於五臺山月精寺〻前有金剛臺〻下潭水澄渟乃使客遊賞之處公之將發臨瀛也判官令下人稟公曰妓輩亦當從乎公曰不須從也公至臺上俯潭而坐問曰妓輩何以不來曰有命不敢違也公題詩巖上曰東京通判薄風情謂遣佳兒戀客行錯與癡人前說夢銀花無復照潭明判官馳送驛騎顛倒開樽張樂極歡而罷公之跌宕類此 仝上

仁宗在東宮時進中廟誕日詩曰誕彌佳節屆重恊太平年五色卿雲裏百工抱蜀前頌聲盈廣宇壽斝薦華筵此日欣遭遇祝祈似恭巔 楓巖輯錄

金獜厚 孚覲 中年棄官歸以詩酒自娛臨終作詩曰閱過行年五十五及到今朝萬事畢故鄉歸路坦然平歷歷分明未曾缺手中但有一杖節且喜逢中脚不跌飄而倏爾以逝 西崖雜錄

盧守慎丁亥年間先子有不適於時棄官南歸歷辭蘇齋蘇齋時為首相適以病在家引入臥內命酒合歡温辭慰勉以為公私情義不可退去因以絶句題扇面曰瀧草年江老庭荊日日裏平生任忠孝持此欲何之平生藏于書麓 晴庵漫錄

尹紀有詩名爲人所重一日諸公會飲鄭之雲(號秋巒)看破笠醉倒竹林中公有詩一句曰破笠無分別馳者竹雨斜儕流相傳許其句法淸眞(松窩雜說)(官判字理之號愚亭元衡之侄官豫知有乙巳禍佯狂自廢跡江湖早死有集)

奇遵(見原)謫穩城時題撫胡樓曰山勢橫分柔遠鎭笛聲多在撫胡樓其後車天輅謫鏡城有詩曰天外怒聲鬪渤海雪中愁色見陰山李安訥爲北評事有詩曰孤城缺月懸愁外故國閒花落夢中云此詩爲關中三絶奇車詩豪壯李詩騷韻然與奇詩長短而吟咏則其閎遠曠漠之氣尤覺儁永而詩似不得齊驅并駕矣(撫松小說)

盧濟居原州蒲勤村晩等精舍於州之西南度莊白雲川上名四十一亭少時學於中企齋之門博覽強記溫雅端重亦近世高士也盧相思慎之曾侄孫而涉於藥泒未冠叅别擧為有嫌者所中自此遂不更赴年三十六而逝臨絶題詩屏上云孜孜求近道勉勉欲為仁幽荼功雖薄中無一点塵松窩襍說

李箕賓以金山郡守遇松雲大師於洛東江上松雲贈李五絶曰南國久為客感時春恨多干戈負佳節衰鬢惱年華李謂師曰爾若呼韻則吾當作近體詩矣松雲曰不識使君之詞藻何如而七言四韻蒼卒間講出固難成篇矣李請不已曰茅呼韻可也遂呼濱字即應曰相逢千里洛河濱又呼親字

此詩乃朴梧溪所作而出
芝峰類說已見若字四矣
朴梧溪

則曰泣說當時意轉親松雲大驚呼以神字則曰秘跡不曾着面目論懷方覺露心神呼身字則曰携節巖壑凌雲釋仗義邊城許國身松雲起拜曰使君之詩可謂無瑕矣呼人字則乃結曰職乃王家同一死莫言他日入山人其豪俊氣度可見於詩而比之於庸常儒士之文則以爲如何耶（梅松小說）

官兵使

李大源萬歷丁亥春倭賊來寇全羅道鹿島萬戶李大源以孤軍力戰于損竹島援絕敗死水使沈巖節制失律拿致梟示大源乃武弁而能文嘗賦一絕云白馬閑嘶繫柳條將軍無事劍藏鞘國恩未報身先死夢踏関山雪未消觀此足見忠

義也 撫松小說

安遂竹溪琛之孫也嘗有詩一句云地下定無消恨酒人間難得返魂香其年病死世以謂詩讖 清江詩話 號滄浪 字汝帆

金鼎春年二十一中司馬尋罷榜因棄舉業遊陶山門造詣精深先生贈詩有感君高義蕩秋旻之句晚居聞慶之蒲陽洞自號忍百堂 鶴洲稗錄 順天人 字泰和

崔滉精悍剛果善攻人過失有直名然君上得失不敢言以延恭得罷宣廟又善隨時低昂東西分朋互相勝敗而公居淸顯自如也其卒也李山海挽詩曰風浪急時持檝穩路岐分處戒跳偏公之子有源大怒裂而焚之 浯溪謏聞 海州人萬理之後也官至

貳相

金應南涂濟州也自稱蘭浦到瀛洲有望京樓題五言近體詩曰好涉千層浪閒登百尺樓山高聳雲漢海闊近瀛洲君子能安命男兒喜遠遊平生學道意此日聖恩酬權習齋擘聞而玩吟曰涉千層登百尺云為前程萬里此令公遠大氣像於詩見之非先當作相矣鵝溪見其詩亦以詩賀之曰令公作相之兆可於首句得占也撫松小說

○萬曆己酉朝家刊續青丘風雅於濟州都廳漢陰誦先相國近體詩數十首於別紙進請大提學柳西垌根西垌曰金相國之詩格清而未及圓熟也乃不許一首之錄梓鄭叅判協曰以金相國名世之詞

翰不得傳一首則後世亦必曰與台監有嫌隙而故不載錄

云甫西垌曰是何言也吾與金相自少親孚寧有此意耶郭

以湖上有感寄金子瞻詩一律曰東湖雲暝夜如何獨對青

燈盛歲華十月高風吹葉盡五更寒雨渡江多病知脚力年

、減老覺鄉心日〻加秖是紫宸長繫戀夢含鷄舌到臺坡

只一律刊行其他如寄李學士詩經簷短景易黃昏凍雨蕭

、桃上關老馬戀羣思故櫪斷鴻無侶叫長雲江湖小築依

先業天地深恩荷聖君知己卯令公獨在一樽何日更論文

又除安邊歸斗尾時詩曰僑居斗屋柳陰關衙罷歸來却閉

關萬事不營惟醉臥百年難得是身閒清明小雨花皆發寒

介清反覆以罪師門湯跡逆黨以不當入選

食東風驚未還說與家人沽美酒明朝扶病上前山此等詩豈下於青邱風雅刊行請作耶 仝上

沈喜壽 原見 嘗畜名妓貞生貞生所居與故判書俞絳別家隣墻俱以年少深加憐愛一松除錦山倅率去貞生未久病歿一松傷悼不已及為奏請使至賦徒有所眄之妓以詩贈之曰干戈天地一身輕六月炎程百里行白首歡娛無處著牙城還有後貞生可想其歲從而不忘也 撫松小說

鄭介清羅州退吏之子也受學於朴淳而及其鄭汝立之獄介清以背師附賊被罪茂長儒生吳鼎勳等陳疏訟冤曰淳於介清年纔六歲之長而相識於德器既成之後則其無師生

之分析可知矣若其交遊之道則終始不替乙酉年閒朴淳
贈介清詩曰乾坤納々水茫々卧疾蹉跎久繫航一棹飄然
他日意欲隨漁父和滄浪介清和之曰都俞千載已蒼茫濟
楫還為浮海航興喪斯文天未測水居何必倚鯨浪此正淳
罷官家食之日也而切磋勉勵之意見於酬酌之閒者有不
可誣則其所附麗於攻淳之説果可信乎○徐孤青起作傷
懷一絶贈之曰虞韶閒盡淳風去岐鳳鳴殘好事非天地不
回生物意凍殍何處見春暉介清次曰時雖今古道何異帰
愿乾坤人亦非存省工夫精到地中和物色便光輝並愚淳錄
官郡守贈執義

松江事蹟已見於第三卷此一絶附于其下則似好

以端已見石梧宗事蹟

李山海 見原 年五六歲善草書如龍蛇夭矯一時貴遊家屛障無不傳其筆跡寫紙弃踏延痕以識其小兒書觀者艷嘆林石泉億齡題詩贈之曰揮毫蛇起陸讀字鳥驚春其先輩之激賞如此 鵝溪雜錄

鄭澈 見原 退溪南歸送者滿舡先子因公務差遲進到江上則舡已中流矣因舡人致一絶手先生回進到廣陵上仙舟已杳冥秋風滿江思斜日獨登亭退溪於舡上擧手爲謝及還鄕次韻以寄 晴窓謾錄 後澈爲承吉寄一臺官曰季秋風力軟如春寒者宜之熱者頻須五更霜後鶻一聲高起上蒼昊蓋勸駮擊也聞者吐舌 西崖襍錄

柳永慶於宣祖丙午年間以領相久當權柄與奪在手賄賂公行南邊水將所送舡一隻為訓鍊都監所奪又有萬户爭貸其門莫定屑拜前叅判尹安性作詩譏之曰都監坐得全舡米萬户来爭屑拜名若使此言聞塞外東倭北狄自然平 春坡日月錄

趙振由王子師傅出宰禮安縣宣廟賜以扇扇有題詩兩首曰撫劒中宵氣吐虹壯心曾欲奠吾東年來未免邯鄲步回首東風恨不窮 箋註成來辨説煩幾多今古俗儒喧君看一片靈臺裏只在澄空不在言 戊戌年間書斯文友仁上疏論聖學近於禪淺引是詩為證大忤宣廟大抵人臣進言必誠實

懇惻可以感天聽也輕率徑情欲以鸚鵡之能言輕論聖學
之淺深宜其不見信也 紫海筆談

壬辰之亂天兵之出來也柳西厓見李提督旣退提督題詩扇
面以贈曰提兵星夜渡江干為說三韓國未安明主日懸旌
節報微臣夜釋酒盃歡春来殺氣心猶壯此去妖氛骨已寒
談笑敢言非勝詐夢中常憶跨征鞍 壬辰記聞 ○天將宋大斌破
倭于南原星宿嶺登廣寒樓賦詩云戰罷歸来倦倚欄洗兵
飲酒大溪頭八山草木千年勝四野烽烟一望收破竹已乘
今日勢採蓮猶憶舊時遊明朝迫逐叢蒲郡萬里勳名正此
秋 春坡日月錄

西山大師休靜江邊邑品官子也十歲前父母俱歿少時爲秦門徒而內典儒書亦莫不慣通名於國中己丑逆獄名出逆招時居妙香山姜紳以金吾郎受命拿來寺僧莫不戰慄西山獨無憂色曰山人不識何以出諸賊口舌不但軀命所關必須不廢食飲待達京師暴白也卽發到處進食而兼程無晝夜唑則牢睡及至京城原情後卽爲放送而翌日宣廟召見于便殿下敎曰致此無前之逆變以至横羅於山人可嘆乃以所御扇子親寫墨竹而賜之西山叩頭泣謝吟五絶以進曰瀟湘一竹枝聖主筆頭生山僧香爇處葉葉皆秋聲宣廟覽而大加嘉嘆又賜茶香白紵布焉及壬辰大駕西幸西

山以僧軍五百出迎於平壤宣廟駐駕垂涙下教曰不意今
日來見汝於此地西山伏地滂涙云十歲前喪父母平生未
嘗下涙今承傳教不覺涙下始知君臣大義無間於父母之
天也（梧松雜說）○法名休靜字玄應俗姓崔氏名汝信父夢老翁
來謂曰當名雲鶴及生仍為小字力學不懈就學於泮齋忽
得禪宗悟法年三十中禪科至兩宗判事一日解綬還金剛
作三夢詞曰主人夢說客〻夢說主人今說二夢客亦是夢
中人吾東方太古和尚入中國雲霞山嗣石屋而傳之幻庵
幻庵傳之龜谷龜谷傳之正心正心傳之智嚴智嚴傳之雲
觀雲觀傳之西山此實臨濟之正派而惟西山得其宗云（碑銘）

李亨成與朴思菴鄭松江成牛溪同里閈相友善及松江之謫人懼禍莫敢問公獨送之郊外訊遺不絕松江有絕塞頻傳札之句其行誼如此文碑 字景休蔭縣監龍仁人号釣翁甲申生

李應麒生而雋穎甫齔受業於成東洲之門作箕潁洗耳圖詩其詩曰水中若有水水亦洗其水東洲大異之碣 字庭瑞宣廟朝文官牧使金州人

李安訥五言排律始見於初唐而杜子美為一百韻麗朝李相國奎報為三百韻至我朝任踈庵叔英為七百韻寄東岳李安訥其詩廣傳奇僻真千載杰作也雖以老杜大手尚止百韻後世詩人亦無如此大作踈菴始創之可見其囷廩之富

也東岳以一律答之曰萬曆皇明己未秋任公七百韻吾援自從唐漢未曾覩縱有杜韓那可酬輿理庖犧卦外括秘文倉頡字前搜是年大旱燋山岳定是天驚地亦愁此蓋欲以小敵大也（楓巖輯話）○萬曆辛丑天使來李月沙爲儐臣朴南郭説之李東岳子敏洪鶴谷輝世以從事偕行金南窓餘慶車五山復元權石洲汝章以製述官隨來韓石峯景洪以名筆從實難得之會而斯文之盛事也子敏詩曰參佐交誰古亦稀此實語也（月沙集）

柳成龍己丑鄭汝立之獄李潑亦以附賊被罪其後李潑之侔寃皆以謂當初李潑家屬之連累柳成龍參議云其孫柳復

常上疏卞其祖成龍之被誣曰臣祖之於潑不但交誼素厚而洞知其無　橫罹故潑之初受刑遠竄也一時士夫畏其連累莫敢相問而臣祖獨使人送之門外潑以詩謝曰三千里外遠遷客七十七年多病親及其死於杖下臣祖又送布栲以賻之此李潑老母稚子爲澈所殺之明證而非臣祖之所爲云○己丑之獄鄭澈欲救崔永慶約與柳成龍聯名疏救則成龍初諾之及對李恒福乃曰我何敢救解云載在恒福日記中而其後柳後常上疏卞之曰李恒福乃宣廟朝名相也與臣祖同周旋於廊廟熟知臣祖平生故嘗作臣祖遺事極論行己之正事業之明至於哭亡之詩有曰此道久淪

沒斯人令又亡精神傳簡策糠粃鑄虞唐得喪身何與行遑事蓋章無由睛玉立黃閣日凄凉若使恒福見臣祖之與澈同約而乃反慮禍波及畏忌憂怖則恒福以臣祖為何如人必不満為補遺之辭以欺其心又以欺後世也 辨誣錄

柳根見原為湖西伯時有一書生以推奴乞簡於其婿昇平金瑬昇平曰朝家新禁推奴雖端簡必不見施然有一策君往試之事可諧矣聞謄翁近作挾北樓題詠有蘇仙赤壁令蒼壁庚亮南楼是北楼之句君往傳吾札彼若不許勿復強請誦此句曰感傳都下故聞之云爾仍極口讚之可也其人往傳札入見則以朝令不許其人口伏聞公有近作願觀之誦而讚

也西垌曰吾作此不久君何從得聞乎答以都下盛傳名句故聞之西垌喜出示其作仍示私稿其人披咏稱嘆或比之於唐或比之於杜西垌留其人具盃盤款待曰推奴雖有禁令吾當為君别圖之私通列邑使亟施行其人成事而歸梗松

小說 號西垌

具鳳瑞按湖南時羅州有夫殺妻疑獄積年不決一日夜月色如晝具夜深無寐起步庭中倚於梧桐忽得徒倚桐同玩月之句沉吟未得其對忽有一女子過曰何不以照燈登閣各成詩為對耶蓋劈倚字為奇桐字為同而燈閣字為登各字也具忽精神恍惚呼酒鎮心仍就寢窓外有訴冤聲問何

人有何冤乎對曰妾卽月下對句之女人也本羅州士族夫亦同鄕士人枕上謂夫曰何不對點燈登閣各成詩夫未得其對約以上寺得對而還仍於明日上寺久不還家同伴恠而詰問夫以實告之滿壁有光州士人竊聽之夜深下來白稱新郎曰吾得對而來尋入新房使勿擧燭欲與之強妾疑而拒之則刃妾而去妾家遂呈官捉囚妾夫妾夫將冤死故欲訴冤而未果今使道精晛過人故來訴耳且曰何以得殺汝之人耶對曰為白日揭出使道所得之句令多士中使之得對則必以妾所得句為對卽其人也且如其言行関光羅等邑會多士載重賞而行書徒倚奇桐同戱月之句於題板

上令曰得對者當別爲重賞云光州士人果書呈懸燈登閣各
成詩招坐重賞卽爲提下具枷究覈卽放前因梅松小說
朴守緖萬曆戊午帝以楊鎬爲經畧都督劉綎杜松等四人爲
大將進兵攻 北虜我國亦遣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
瑞至深河劉提督敗衄自焚死弘立觧甲投降乃八千精兵也
左營將金應河倚柳樹下射殺賊無數矢盡以長劒斫殺亦多
終死於沙場我國遣官致慰於經畧問安官李涍乃相禮朴
守緖之婿也一時名士送別於新門外盤松池邊朴亦赴其
會中羣少凌侮之曰相禮乃能作詩送贈於婿耶朴荅曰巧
拙間當作詩請君可呼韻也座中呼以難字卽應曰莫嘆臨

歧別深憂出使難又呼顏字則曰元戎新屋膝聖代有何顏
諸公聞而皆奪氣又呼山字則曰殺氣衝遼劉頓雲壓海山
又呼閑字則曰丈夫長劒在何必戀鄉閑滿座無不摧折如
李國楨輩亦未免閣筆不能作一句古語曰詩能摧折人氣
豈不信歟 梅松小說
孫洸宗武人也許荷谷篈自中山蒙放至端川麻谷驛主人家
壁有題七絕曰世上無人識俊才黄金誰更築高臺清霜點
盡青〻鬢匹馬陰山十往來招主問之則對以義錢僉使孫
洸宗再昨來宿而去其前無此題其後無來客必僉使之所
為耳荷谷乃誦其詩於世至今為名作也 梅松小說 清霜一本作邊霜

鄭後始年十二過沃川赤登津一人呼韻郎應曰多少行人忙裡過白鷗閒泛水中天云遂刻揭自是文名大振 行状

尹淳世居青坡北崖癸酉夢登龍頭入于慶會樓其年魁慶會庭試青坡之人至今言之世尹以名官訟其先世奴婢人或試之尹題一絶云獎從堯天下清風有許由分中無棄物猶絜自家牛其詩不但名於世亦善辭令 梧松小說 字止叔坡平人宣祖癸酉

文官吏佐

尹繼善有詩才十餘歲隣丈呼韻令賦詩尹押尖字曰人間事業狼胡大世上功名鼠毛尖年十九魁庭試傷於酒色而夭竟不究其才惜哉 菊堂俳語 號坡潭

申欽少時與金正字誠立及他友僦屋同做舉業友人造飛語以為金好遊娼樓埋筆關之密告於金妻許氏一日許氏備妙饌盛酒於太白瓶書一句於瓶腹以送曰郎君自是無債者同接何人縱友聞始知許氏能詩氣豪也 菊堂俳語

鄭經世光海乙卯秋為沈憬妄引被逮獨其情而逢其失以待贖門人子弟欲訟冤先生止之久後始得保放再更冬益取聖賢書研窮體驗任疎庵叔英累訪送桔梗寄詩有中黃外白兼文質始苦終甘慣處險云云丙辰始放 行狀 字景任號愚伏吏判文衡

李時稷公在丙子入江都與宋公時榮約同日死宋公先决公以弓弦又自經年六十六有一詞世傳之曰長江失險北軍

飛渡醉將惺惚背國偸生宗社淪沒萬姓魚肉況彼南漢朝暝且滔義不苟活甘心自決殺身成仁俯仰無怍嗟爾吾兒愼勿偸生歸瘞遺骸善養病母縮跡鄉閭隱而不起區區遺恨在爾善述 今葉見逸行狀 延安人字聖兪仁祖甲子文號竹隱官承旨贈吏判

宋國澤爲持平時有元宗追崇之論李延平主之上納其說公與鄭蘊金文正淸陰極諫其不可遂劾延平俱被譴遞延平方主銓首擬公爲輸城郵官物情大駭金文正贈詩以淸名郵吏脈高論士林推云云明年移文川 行狀 字澤之恩津人仁祖甲子文官府尹

楊士彥其外祖旌善郡餘粮郵吏也其父爲三陟府使來到營下時夫人年十四五容貌絶艷乃召而見之以所把新色扇

子給之後其父母欲嫁之夫人辭曰前日使君之贈扇乃留意於我〻今背之不可其父母不能奪去三陟府告之遂載以歸生蓬萊三兄弟介〻如玉而其父以我國庶類之未通仕路尋常嘆惜臨終慨然興悼其嫡子告曰愼勿以三子介意吾將以繼世事之亦服三年喪及其父歿後夫人作書遺之曰嫡子蒙喪於心不安不如自處於今日乃躬自縊其處身行事可謂君子其人尤可異也蓬萊登第爲江原亞使江陵府伯文章筆法冠絶今古漢陰相公自髫齔受業焉蓬萊於永平錦繡潭石上題七絶曰錦水銀沙一樣平爽雲江雨白鷗明尋真誤入蓬萊路莫遣溪舟出洞行漢陰五絶云野

洪懲
洪有三子長懲次恕文府
使季憲文知樞而懲已生
恕癸未生憲乙酉生則恕於
辛而為九歲憲為七歲
洪非可污人也懲於是家
為二十三也為洪懲之誤

澗暮光薄水明山影多緣樹白烟起芳草西三家蓬萊大加稱嘆曰君我師也乃以真草書之曰李某十歲作云 撫松小說

洪宗祿子時沈士進勝友朴子龍亮東皆在備邊司論及時事子龍曰已無可為者士進曰君勿憂中興其不遠矣子龍曰何謂也士進曰洪延吉宗祿有子愚而不解字一日要占一絕句曰細雨天含柳色青東風吹送馬蹄輕太平名宦還朝日奏凱歡聲滿洛城辛卯冬也寄示延吉讀罷以為不久當見宥延吉比曰見瞞何人而為此說耶云此豈非中興之兆乎子龍語延吉曰此言然乎曰有之文理不長故以奏凱為我放還之兆而天含字亦未知何意也子龍笑曰若論中興功此子

當苐一延吉亦笑 寄齋雜記

金世濂己卯年間爲北伯巡到鏡城鏡城通判鄭黃床也黃於丙子歲使日本上使則任絖副使金也書狀黃也黃通判出候五里金伯不受祗迎乃入于客舍款敘通判曰往彼日域時琉璃盃蒲萄酒使道亦能飲乎只恐忘却也金曰吾深大敗矣其時彼邦之人有執政者送障子二件求詩請於余者則江上畫梅及雲間月也請於通判者則西梅積雪下有一雉也余即援筆書之曰敀、雲端月妍、江上枝其間九萬里清白故相随題罷出給則執政以金屛諸罷玩及玉盃酌魏黃酒進于余召問譯官則其價二十金之通判用意頗苦

良久題云積雪埋深壑清香發古枝無人訪斜逕獨有野鷄知覺之不覺奇絶出給則潤筆之資其所賚玩皆三倍於余以琉璃盃蒲萄酒進之通判接口曰其味太好矣公能飲否余答以各以其才爭售於隣國不可見分也又呂譯官問其價六十金也彼邦人能知詩亦如此爾（撫松小說）（金號東溟 黃號漫浪）

金瀏相嘗水行舡敗僅及岸登亭作詩曰衣冠已被狂流失身體猶存父母遺更上高亭看霽景秋山淡碧入新詩其高趣可掬六十後始占司馬以遺逸授齋郎不來（鮫山詩話）（進士和順人）

許篈萬曆年間篈徒配于咸悅與其侄許殿中及李學官元亨住扶安邑五里程邑婢癸生携酒而在席漢城判尹尹銑嘗

荒碑無語月輪孤

宰扶安豎去思碑而尹乃癸生之所愛也筠指其碑語及尹癸生乃泣下筠即吟一絕云一曲瑤琴怨鷓鴣○峴山當日羊(征南)公石亦有佳人墮淚無此乃蛟山絕作也其後元亨謂以已作傳播於世可笑也(撫松小說 號鮫山)○知詩難於作詩自古能詩者咸以選詩為難余聞之先輩趙石磵云仡所撰三韓龜鑑多缺略柳夢窩希齡大東詩林未免固陋徐四佳居正東文選即一類聚亦非選法蘊醬谷世讓續東文選取舍不公頗因愛憎金佔畢宗直青邱風雅只取精簡遺其發越柳西坰根續青邱風雅與奪不明未得要領推許筠國朝詩刪澤堂(李)植諸公皆稱善揀詩刪之盛行於世蓋以此也然其

中所謂伽倻仙女詩卽國初人郝元興次日本人龍章嶺南
樓詩韻而與也勝覽所載也且其中所謂兒李顥郁詩卽皇
朝王陽明廬山開元寺作也載在本集其詩云秋山路僻閙
掃樵爲指前峯石逕逶僧與白雲還暝壑月隨滄海上寒潮
世情老去渾無賴幽興年來獨未消回首孤航又陳迹疎鍾
隔渚夜迢迢噫筠乃假說名姓欲瞞後人眼目何哉且以世情
老去語意見之必是人間語而非兒作明矣 楓巖輯話

此介清之冗錄注與詩以亦可取

河受一青巖寺在晉州田頭里大于壬辰亂後重建有官吖田
佐郞遊西巖記畧曰四岳之中西岳最奇峭於是攝單袷策
小潘逆西門渡溪行數十步有小庵號曰西庵至其庵週一

律曰翠微闢向塵清水落山空石路明巖月夜窓外聲

洞雲晨傍桃邊生 愚得錄

甫瞻 姓李 壬戌年間余因事上京在墨洞岳叔 東岳 宅忽報廣呂來到蒼黃避入則廣曰李佐郎何避我也不得已出見廣極致款色盖瞻久執文柄小此欲撓之以前大提學月沙為藝學以逼位乃欲使月沙傳于金蓋國輩瞻知其氣色欲與他人為己德盖為岳而來也謂岳叔曰今日來此適遇李佐郎為一日騷壇之會也誠一勝事主家仍陳盛具贍終日飲樂作七律七首皆欲傳衣鉢等意贈我以一律請字韻將成落句時拓窓四月已昇矣即呼曰新月娟娟照酒盃盖請作有若

卽席所作而觀其氣色則欲辨此事頗為覈作先遣其客鄭頎後又探座客我之来似亦已聞而来笑其日東岳不為酬唱夜間盡次韻翌朝書送余只次猜字韻一首以送詩曰按璧曾看按劒猜傾城何必盡勞媒卯穿自有忘機地鉛槧初非闊草才偶到竹林叨禮數卻勝蓮幕忝儓陪世間榮悴誰料理且喜春風入酒盃其蜂腰鶴膝爭呈態犬吠驢鳴各效聲此甬瞻贈岳叔之句 澤堂謾錄

柳氏於于之妹鶴谷之母夫人也有詩鑑見家內兒少所作則預卜其窮達有犛兒作詩曰雄鷄上墻鳴一兒曰雄鷄鳴上墻夫人曰上墻鳴者必任至岳判鳴上墻者必夭折矣後果

驗之（終南叢志）

蔡裕後嘗往東湖與承旨李元鎮同舟而遊湖洲醉甚誤墜江水李公極力急救湖洲即吟一絶曰但覺盃酒淺不知江水深舟中李膺在肯使屈原沉一座稱佳（終南叢志）

張維見原南漢圍城中私曰城若不幸手刃自死甚難何以則可得善死及聞江都之敗涕泣區〻不能自刎謂吾曰吾輩平日學力有得至于今日少無所賴一生工夫揔是虛事云顧其平日所學未免着於異端有何實得定力以當患難之際乎其時谿谷有詩曰安危敢輕說忠孝愧全虧年〻春夜月血洒杜鵑枝又曰力盡風塵裡魂消月暈中浮生已自了一

笑萬緣空 澤堂家稿

金氏（父昊永興人）有聰明一覽古書無不即誦適德源人朴惇章嘗在夫家寄其父詩曰之子于歸家室宜事親一念自難持遐城此去春粮地車馬僕從孰借之又贈其夫詩曰臘月初三夜殘燈挑兩悲文君多病日李白遠行時北路雲千里南天海一涯帰期應不遠何必苦相思 楓巖輯錄

鄭氏乃鄭林塘惟吉之女而文陽柳自新之妻也自新之女為光海夫人而嘗嘆曰建娟王室兒子筆徒享富貴似不得善其終也其於衾枕亦用素褥而居之辛後十餘年夫人亦辛

夫人鄭氏能詩嘗出住西水庫江舍有詞云來訪沙鷗約江

皐木葉飛園收芋栗畱網擧蝂鮮肥褰䄂看山翠開樽對月

輝夜涼淸不寐松露滴羅衣可以觀騷韻之出乎天也嘗買

舍于會賢洞一日得詩句於抹樓下以出題云終夜行千里

蒼茫舊地空悲號無日月誰識血流紅其所書之紙則竹淸

紙也卽放賣其家於安重黙及癸亥反正光海夫人自縊柳

希奮希發誅死戊辰柳孝立謀逆宗族盡誅文陽之見不可

謂不神也梅松小說

鄭斗卿爲全羅水使以舡賂米於李判書一相家人言籍〻李

判書之翼以持平論之有一大臣白上曰索其舡於江上臺

啓塵實可驗其欺罔私護甚矣舡雖留泊其誰摘發也况米

已納而 留治之事乎户曹郎官承命往江上還白無船鄭
承旨斗卿有詩曰天崩亦有牛歸地海濶難尋舟去處一時
傳誦 菊堂俳語
金得臣落日淸江興田頭閒白鷗荅云紅蓼月漁笛數聲秋不
知誰作而眞俳優之詩鄙俚可笑白鷗豈有與人酬荅之理
耶世或以此詩爲金柏谷得臣所作柏谷豈作此等語耶 楓巖
輯話
許穆寒三涉以後自言有疾則恒見草笠布衣者不知自何來
奔走供役辭去則疾已以爲異驗及壬戌病革謂其家人曰
草笠者常隨不去吾其死乎遂占一絶曰有感必有應此理

杢不虛般人嚴鬼神鬼神豈欺余（玄湖瑣談）

李端夏每主松葉論丙寅入相後力主之時建有松虫松樹多枯死申判書最有詩曰本覔青松虫食盡相公何處做經綸（梅隱雜識）

釋妙靜有詩曰青鴦鷺咔云云成琬以此詩托補自作言于壺谷南龍翼南吟誦再三曰此非汝所敢作乃絶世警作也（楓巖輯錄）

南龍翼○莫道入關無所取祖龍天下勝秋毫郎明時人也楊愼拜菴錄之而南龍翼以此詩為太湖李元鎮所作載於箕雅亦載於壺谷詩話何也蓋元鎮以漢高祖為題作神堯後

裔沛中豪約法三章帝業高之句仍以勝秋毫之句續之成一絶句其作上句真村學究俚語而下句鄙古人詩則龍翼果何所取而進入耶 楓岩輯話

南老星閣巻問人有玩好之物而被人偷竊則祝法以林之徒々還置故處任義伯為黄海監司時所佩銀粧刀及銀盃見偸起下輩所為至於冠帶焚香親自呪祝聞者鄙之代任為監司者薛朝南叅判老星以一絶題扇面以贈曰銀盃藏須密粧刀佩亦堅焚香冠帯祝無若李方然李方任之字也 菊堂俳語

金錫胄納 高宗句曰徘徊為覓語翁句丹碧渝来字亦更自

註曰崔承太言黃騁君於丙子九月還自椵島題詩壁間曰

世已憂無奈身應死始安秋風離別意葉落萬重山今詩之

已亡矣聞記○檮椒集識曰椒性辣螫人喉雖久而不除故昔

人於辛苦艱難閱歷有不可忘者則比之於檮椒往者鄭湖

陰自燕歸時有詩云檮椒剩有餘辛在誠有味乎其言之也

副价柳公尚運沿途有作輒以相示余從以和前後所得幾

至三百　餘首錄而題之檮椒集云息庵集

金昌協黃遠伯名釗之亡子桂河所居書室有梅一樹名索笑庵

其死前數月梅忽枯死題之曰淚濺盆中半落梅淡雲微月

起徘徊齋東老樹魂先斷應為無人索笑來聞記

英宗 宗系辨誣之後宣廟及肅廟皆有御題次馬維銘詩一律名曰光國志慶錄璧當乎甲子上又追和曰再造皇恩大由乎我祖誠宗祐此日正列聖幾年營喜報來春厲歌謠屬夏譽盛興小子志稽首拜高明又命刊布宗系辨誣錄

宋明欽夢入一深山峯巒奇秀清溪流瀉駐馬吟一聯曰山似武夷增逈西水如巴谷更縈迴未及完篇而覺平生一念在於丹城松臺之間魂夢有時往來如此云記聞字晦可同春先生之玄孫選官贊善贈吏判謚文元公

任璋為繡衣時behind行至驛亭店主呼以生員問督郵之為誰則名萬里而居關北者也册客三人各擁妓云遂戲作一律曰

內句亡之 曾經修撰號生員督郵萬里家千里衙客三分嬉十分

聯二句亡之 狗皮毛襪兼帶練行裝恰似御營軍 隨聞錄 英宗時人官大司諫

贈吏判

李周鎭 少幾危長老曰無憂也其漫興詩曰風田小榻收碁晩月到長廊倚枕高他日未可量也蓋自少人之所期已然 行狀 字文甫德水人英宗乙巳文官至吏判

鄭昌朝沒之前二日作詩曰直道神明扶虛名造化忌種德不見處樹恩不報地晝宵都妄想經營復何為蒼天浩浩大否道亦如斯云似有悟也 記聞 字子正溫陽人進士副率

僧聖訥號華月又斧庵十四出家雲遊見嗄醒大禅師嗄醒大

奇之傳　及設華嚴大會於湖南金山寺法衆千四百
餘師登座論道河決風生嗅醒大加稱歎贈一偈曰入院寒
燒佛着經轉覺魔出門行人路赤脚唱山歌鍊道十年悉闡
宗教及示寂年六十弟子請留偈師索筆書曰翻身轉一擲
凉月碧峯西遂化去東方佛法始盛於大古和尚太古傳之
幻庵龜谷登階碧松芙蓉西山鞭羊楓潭月潭而華月得其
宗云 記聞
成大中多大浦詩曰令人不識尹將軍戰地蒼汒但水雲大石
要張忠勇氣教君城角一揮斤云云尹將軍名興信以多大
僉使死於壬辰亂興信父任興信兄弟五人而三死乙巳之

正宗己酉科官承
旨字美庸

禍二則以稚兒又盡死於兵燹矣鎮無彰烈之碑識者傷之

記闕 字士執號山人 文官郡守號青城 英家

丁若鏞在謫見小綠蛙忽見啄於鷄躍上樹枝感吟曰綠色通身絕小蛙一生端正坐槎枒非渠敢有居高願剛怕鷄膓活見埋及放歸人以為末句之兆云○見飛鳶攫鷄雛感吟曰山家計活養鷄雛遠備乳鳶與乳烏繞屋忽看飛也似拍窓驚悶攫乎無何天走石詭而歎掃地播粮數且呼少頃衆鳴迸地出 依舊啄雛渴亦可一笑 記闕 純宗時人

高麗人

序次未詳

吁咄龍城妓也每為使客所寵善唱和宋國瞻出佐西北戎幕獨不與遊狎妓乃作詩呈云廣平鐵膓罕知堅兒本無心共枕眠但不一宵詩酒席助吟風月結芳緣 楓岩輯錄

梁善工於詩嘗於雪夜尋梅吟得雪墮吟唇詩欲凍之句久未能對遂忘不記十餘年之後夢有人來問曰子何不續詩欲凍之句耶仍微吟曰梅飄歌扇曲生香覺而異之遂成長律曰幽人要結歲寒盟獨訪江梅興轉狂雪墮吟唇詩欲凍梅飄歌扇曲生香人從銀漢橋邊過月掛瓊瑤窟裏凉明月漸高風正急招魂何處覓餘芳 菊堂俳語 官參判 明宗丙午文南原人

一云号琴岩增參判 仁祖朝人

宋夢寅懷德人有詩才次唐律凌敲臺韻押來字曰長江有限潮空去喬木無春月獨來此兇語也未死人皆惜之 菊堂俳語

号琴巖

柳順善文簡公琰之後也登第之初聲名未大著時玉堂諸學士作詩酒契公聞之馳赴通刺座中使人問曰連飲十鍾每鍾賦長律一首者得預是契公可能之乎公不答索紙筆書一句以

寒滿酌吾能盡只恨當年不學詩一座歎服卿令延入仍許參契 菊堂俳語 號素齋字純仲晉州人 明宗丁未文監司

一常女京城人能詩未知學得於何人而蓋其天才然也其贈人詩曰落葉風前語殘花雨後啼相思今夜夢月照樓西又

贈郎詩曰長興洞裏初相見乘鶴橋邊更斷魂芳草落花春去後異鄉何處不思君誤嫁楊州田夫薄命可憐其國香淑真之流歟 菊堂俳語

李豎壽言

石碑有詩云秘記相傳九百年前人已去後人還三郡白日來孤鬼五部青春醉管絃木落神嵩寒泣雨草生宮苑曉沾烟皇是寬宥深如海唯使三韓再得全石碑之有詩久矣而發於今日未知為何人之詩也甚可怪哉 松窩雜說 即李墍所著明宗乙卯文官吏判韓山人